

浅析动画中的黑色幽默美学及表现手法

丁昀

北京航空航天大学, 北京, 100191;

摘要: 黑色幽默动画常常引入超现实元素, 打破常规秩序, 在逻辑悖论中揭露与批判社会现实。在黑色幽默动画中, 动画的视觉艺术成为辅助, 讽刺、夸张的剧情才是内核。这使黑色幽默动画具有独特的观影感受——它超越了动画对感官享受的追求, 转而制造一种精神的震颤。这种特质使它们在画面风格、配乐乃至世界观、角色、叙事等各方面明显区别于纯娱乐性质的动画。

关键词: 黑色幽默; 动画; 荒诞; 审美

DOI: 10.64216/3080-1516.25.06.038

黑色幽默最早作为一种文学流派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出现, 而后从文学界延伸到了影视界。它的本质是以戏谑的态度对待那些荒诞、扭曲的社会现象, 以冷嘲热讽的口吻揭示这些事件后的悲剧内核, 并带来震撼的、发人深省的复杂观感。黑色幽默违背了人“开心了笑”、“难过了哭”的常识, 让本该痛苦的事情变得滑稽可笑, 因此带有悖论性。《论黑色幽默的悖论性》中指出, “黑色幽默中的背反性矛盾被推向极致, 其自相矛盾的两个对立面构成了一种自我指称、自相缠绕的悖论, 以极端的荒谬性昭示出人类理性思维的局限。”从表面上看, 黑色幽默描绘的都是一些“丑”的人和事, 但它揭露、讽刺现实中这些恶行的行为本身却合乎“美”, 它的诞生源于人类对自身进行审视与修正的冲动。

1 荒诞社会规则的痛点隐喻

在动画艺术呈现的多元宇宙中, 黑色幽默动画以其独特的世界观构建方式和叙事手法, 成为一面映射社会现实的明镜。此类动画常常引入超现实元素、打造反逻辑的秩序, 营造出一个个看似荒诞不经却又暗藏玄机的世界。许多黑色幽默动画的世界观具有怪异、不合逻辑的人际关系与社会规则, 例如引入超现实因子或反逻辑的秩序, 让观众初看时笑得前仰后合, 但在荒诞背后体现的是对现实问题的深度思考。这种荒诞的规则一般具有象征与寓言的属性, 在逻辑悖论中体现人的精神困境, 揭示出这一类社会走向毁灭、崩塌的倾向。

今敏的动画剧集《妄想代理人》中, 以社会矛盾激化的日本为舞台, 引入了“球棒少年”这一超现实角色。第一集的女设计师鹭月子迫于同事挤兑和截稿压力, 在下班途中产生了“好希望有人袭击自己, 让自己解脱”的妄想, 于是球棒少年出现并袭击了鹭月子。之后的每

一集都有球棒少年的受害者, 但他只在被害人回忆与他人描述中出现, 对他的形容也越发神秘, “穿着金色轮滑鞋的小学生”、“只袭击被困扰着的人”、“能够在同一时间出现在不同地方”、“具有穿墙而过的能力”。事实上, 球棒少年就是因妄想而产生的代理人, 他以救赎式的攻击行为带给他人解脱, 被袭击的人获得了“受害者”的身份, 也获得了精神上喘息的机会。而球棒少年的形象, 或许代表了随意性、破坏性较强的青少年犯罪, 即一种难以预测的意外事件, 如在《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》的结尾, 松子在重新燃起希望后随即被一群中学生用球棒活活打死。人们恐惧着棒球少年, 却下意识地期待着他的出现, 全社会的焦点都聚集在这个神秘的小学生身上, 就好像被社会现实逼到死角的人们渴望用毁灭性的行为进行自救, 何其可笑也何其悲哀。今敏通过这一隐喻展现出了现代人的心病。

一些体量较小的黑色幽默动画会将视点集中在小冲突上, 仅展现一或两个不合理的怪诞规则, 以此凸显故事中人的愚蠢行为。说唱MV动画《我去世了, 然后……》、《我去了一家酒馆, 没想到……》就是如此, 在《我去世了, 然后……》中, 男主在死后遇见了上帝, 他向上帝列举了自己种种刻意的“善行”以此作为上天堂的证明, 上帝却说上天堂的标准是看他死前是否吃够了一百个橘子。显然, 男主做好事只是出于自私, 上帝的处决也充满随意性, 它们讽刺了基督教和其对上帝的过分崇拜。《我去了一家酒馆, 没想到……》展现了一个有着“成年人禁止不饮酒”的反逻辑规定的酒吧, 男主以自己要“精打细算积累财富”为由拒绝购买酒水, 酒保与男主就“及时行乐”还是“长远打算”进行了一番辩论。眼看男主就要取得辩论的胜利, 酒保一句

“今天的酒打六折的呀”让局势瞬间扭转，最终男主还是购买了酒水。这个动画讽刺了那些自以为原则坚定，实际上贪小便宜、经不起诱惑的人。

黑色幽默动画里的荒诞社会规则，看上去离奇古怪，实际却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深刻关照。这些规则利用夸张变形的举措，表明了现代社会中人们碰到的各类矛盾与困境。不论是《妄想代理人》对现代人心理病态的揭示情况，还是小体量动画里对社会弊病的讥讽，均呈现出动画创作者对现实问题的精准洞察与深入思索，这些动画作品让观众在笑声中体验到生活的荒诞及无奈，更推动人们对现实问题进行关注与反思，提醒我们当直面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局面的时候，得保有理智的头脑以及自主的思考能力，不被表面的假象所蒙蔽，不被悖谬的规则困住手脚。

黑色幽默动画的痛点隐喻不拘泥于该动画的形式及体量，它们通过夸张与变形的途径，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各类矛盾与难题，引发人们对现实问题关注后进行反思。不管是大规模制作还是小体量作品，黑色幽默动画皆凭借其特殊的审美趣味与独特的表现手法，赢得了大批观众的喜爱和赞赏。在未来动画创作的设想中，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多优秀的黑色幽默作品相继涌现，为我们增添更多的欢笑和思索。

2 人与动物、物品的身份置换

动画作为一种极具创造力的艺术形式，能够采用夸张的手法直接刻画“兽化的人”与“物化的人”。在展现黑色幽默魅力的动画里，人与动物、物品进行身份置换是一种极富表现力和深度的创作手段。这种置换不只是角色形象的简单替换，它既是权力的替换，也是观察视角的替换。这种表现形式呈现出强烈的视觉冲击，顷刻间抓住观众的眼球，把观众带到奇幻与荒诞的世界。

以动物、物品的视角去观察人类的行为，能够产生一种特殊的距离感，这种距离感使观众可以更客观、更清楚地看见人类某些无意义的想法与习惯。在现实的生活里，我们往往身在其中，不易察觉自己的行为与观念存在的问题，而通过动物或物品的视角，我们不由自主地被推到旁观者的立场，可以凭借全新的目光审视人类社会。

《纽约屁民》就是一部把人与动物的视角做了巧妙转化的动画作品。在这部动画里，具有人性的动物当任主角，而人类则是动物所观察的对象。动物们在纽约建

立起与人类相仿的社会，也面临着两性之间、社交场合、自我认同等问题，但每个角色依然保留动物各自的特性。例如有一集中，一只大雁离开了它成日捡垃圾吃的同伴，想要假扮黑天鹅成为天鹅圈的一员，但天鹅们还是从叫声上识破了它的身份，将它驱逐了出去，灰溜溜的大雁无奈回归了自己的同类。可以看出，作者想借这只大雁的遭遇隐喻人类社会的种族歧视和阶级差异问题，大雁象征着被歧视的“下等人”，而天鹅则是高高在上的“上等人”，当它们认为自己处在同一阶级时，就能互相认可、甚至爱上对方，但一旦对方的下等身份暴露，这种爱情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另外，以人化的动物为主角能增加动画的距离感，从而更客观地展现出事件荒诞的本质。这种通过动物视角隐喻人类社会问题的手法，既扩充了叙事的趣味性，又让观众于愉快轻松的氛围里思考深刻的社会现实。

以人化的动物为主角可增加动画的距离感，更客观地呈现事件荒诞的本质。《纽约屁民》虽然画面粗糙、动画帧数低，但反而因此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。这种风格让观众不会过分留意画面的精美程度，而是更能把注意力聚焦在精彩的剧情上，人们观看动画之际，仿若置身于动物世界，带着一种超逸的态度看待人类社会的各种荒诞情形，从而更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社会的种种弊端。

而“物化的人”，则反映了社会分工细化之下人的工具化与人性的丧失。在现代社会，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。每个人都被固定在特定的生产环节中，成为整个社会机器上的一个小零件。动画《雇佣人生》就生动地描绘了这一图景。动画中的男主生活在一个所有物件都由人构成的环境中，台灯是一个男人，餐桌是一对夫妻，衣帽架是一个女人，当他搭乘“人力车”和“人力电梯”匆匆赶到一间办公室门口时，观众发现，男主的工作是充当一个门口的地垫。这部短片将人进行拟物，直观地表现了人雇佣别人，也被别人雇佣，人与人只拥有工作上的冷漠关系的扭曲景观。在这个现实世界里，人们不再被看成有情感、有思想、有尊严的个体，而是仅仅以“能发挥什么作用”“作用究竟有多大规模”“能够用多久时长”的功利标准被评价和利用，这种过分聚焦实用主义的社会看似在“完美运转”，实则主次颠倒，人的价值与尊严遭到严重的漠视。

黑色幽默动画里人与动物、物品的身份置换是一种

极具创造力和表现力的创作手法。它通过权力与视点的置换,从不同视角呈现社会的多种样态,让我们洞察社会畸形所引发的人的异化现象,这种置换在不经意间也增添了叙事的趣味性与观众的审美体验。

3 声画对位凸显讽刺感

在动画艺术的多元表达手法中,声画对位是一种极具表现力和独特魅力的技巧。声画对位指的是影片中声音与画面的逻辑各自独立又相互补充,二者呈现出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。这种手法打破了传统声画同步所带来的直观感受,让影像中的音乐情绪与画面内容形成鲜明反差,进而营造出特殊的观影体验,而这恰恰与黑色幽默追求荒诞、讽刺、戏谑的表现方法高度契合。

《妄想代理人》的第九集中,有一段剧情描绘了恶劣的婆媳关系。婆婆对儿媳横加刁难,在儿媳生日这个本该充满快乐的日子,婆婆却成心破坏,让她无法与丈夫相聚,更过分的是,婆婆依旧送了一套做鱼丸的工具给她作为生日礼物。先前她们就因为鱼丸事件爆发过激烈争吵,这一做法无疑是在儿媳的伤口上撒盐。婆媳二人关系剑拔弩张,气氛紧张得一触即发,儿媳的表情从不解,到愤怒,到痛苦,最终迎来了爆发,但导演却选了一段轻快婉转的八音盒音乐作为配乐,欢快的曲调与紧张压抑的画面构成了鲜明反差。整个场景显得既扭曲而又怪异,观众看电影的时候,会显著感觉到一种不自在感,而这种不和谐的感觉正是导演想要传达的讽刺之意。通过声画对位,观众能够更加真切地感觉到婆媳之间关系的荒谬与不和谐,仿佛置身于一个扭曲的现实世界中。

《晴转多云,有时有蝌蚪》讲述了男主出于嫉妒心和对妻子的控制欲,不断在夜晚迷晕妻子,通过特殊办法清除妻子脑海里关于其他男人记忆,并最终清除了妻子对自己的记忆的故事。在短片的8分20秒,男主终于意识到自己删除了妻子对自己的回忆,现在的自己对妻子来说只是一个陌生人,男主的形象也从人变成了一个陌生的精子。对于画面中惊慌失措、试图挽回的男主,导演配上了一首慵懒的爵士乐作为背景:“即使现在天气不坏,即使我就站在窗外,即使你是独一无二,风衬托出你的可爱。太阳融化全部孤单,撩人心弦的海,summer smile~”。随着这首歌的结束,女主彻底抛弃了她已不再认识的男主,观众也从这个桥段中感受到了

对男主强烈的嘲讽。他的自私、嫉妒和控制欲最终导致了自身的悲剧,而声画对位则将这种讽刺推向了高潮。

黑色幽默动画在世界观、角色设定、叙事方式方面明显区别于纯娱乐性质的动画。黑色幽默营造的世界往往充满了荒诞与不合理现象,角色形象复杂多样,既有可笑的一面,又有可悲的一面。叙事也常常打破常规,采用非线性的结构,让观众在观看过程中持续产生惊喜与思考。

4 结语

黑色幽默动画具有批判现实、讽刺社会现象的作用。它一边让人看到无序、混沌、反逻辑的乱象,一边以戏谑的态度嘲笑它们;一边制造恐惧,一边让本该痛苦的事情变得滑稽可笑。黑色幽默动画中人与动物、物品的身份置换能够从不同视角呈现社会的多种样态,增添了叙事的反讽性、深刻性与趣味性;其声画对位手法让影像中的音乐情绪与画面内容形成鲜明反差,进而营造出特殊的观影体验。黑色幽默动画的流行反映出当代大众的艺术审美多元化趋势,它以展示“丑”来构建“美”,以消极的态度换取积极的结果,其风格、内涵上的悖论性给人们带来新奇而复杂的观感与体验,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。

参考文献

- [1]修倜.论黑色幽默的悖论性[J].外国文学研究,2010,32(05):154-162.
- [2]游南醇,徐特辉.黑色幽默特点探析[J].华南师范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04(06):76-80+159.
- [3]雷红琴.论黑色幽默独创的艺术情感模式[J].外国文学研究,1998(01):43-47.
- [4]侯君奕.黑色幽默电影的美学特征分析[J].电影文学,2014(09):11-12.
- [5]伍清玲.“未完成的人”——卡夫卡创作中的动物形象[D].中南大学,2011.
- [6]温鹏旭.论“黑色幽默”在动画创作中表现层次及艺术张力[D].沈阳航空航天大学,2016.

作者简介:丁昀(1999.11—),女,汉族,江苏海安人,北京航空航天大学,硕士,研究方向:数字动画与新媒体传播